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纂疏孟子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查浩

孟子纂疏卷十三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語錄曰這箇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第○黄氏曰心也者與生俱生者也虛靈而善應神妙而不測主宰乎一身總

括乎衆理應酬乎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語錄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文集曰天以公共道理而言○輔氏曰此三語斷置得心性天三者可謂精密矣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胷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

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曰然則心之為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着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語録曰盡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小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汙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故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着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輔氏曰此數語說得知性始能盡心尤為明白性雖是無形像却是實理心似乎有形像然其體却虛惟其虛故神明不測容受得衆理而應變不窮性只是理雖無形像而實具於心可以體認識察若未能究窮得此實理便要盡其心之體量則

懸空無下手處將久而墮於虛無滉漾之中則無奈這心何視之如寇賊而不可制矣惟能於實理上窮究得一一分明則心之神明都無所蔽而運用酬酢可以盡其體量之大且如性之實理莫大於仁義禮智人須是就此四者上體認得明各極其至更無一毫蔽惑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遵其運量亦無一毫慊闕斯為盡其心矣○陵陽李氏曰舊說謂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而集註異焉信如舊說當云盡其心則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矣而後文義相協今乃不然故集註别按本文更定今說程子曰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禀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者言之謂之心三者蓋所從言之異耳要之性即理也理則一而已矣故凡能盡此心者必其知此性者也苟不知之若之何其盡之旣知之矣則所謂天者豈外此而他求哉世之學者每有心小性大之蔽意謂必先盡其心而後可以術致其極以知天性殊不知性與

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謂知性故能盡心者於義爲得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爲先而知之爲後者是失其先後之倫也讀者可以曉然無疑矣○蔡氏曰李氏說於集註極有功但心小性大之辨特以性與心初無間言之既知其理則其所則恐其猶未盡心統性情之說耳

從出亦不外是矣語錄曰天者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是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一家主識得一家中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則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其物所來處此物是從何而來此物是何緣而有也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語錄

曰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又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又曰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也。又曰知得到時必盡我這心去做如事君必要極於忠為子必要極於孝不是備禮如此既知得到這裏若於心有些子未盡便打不過便不足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則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蔡氏曰操而不舍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順而不害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便是所以

養性奉承而不違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便是所以事天但存之養之又便是事心與性又便是天非有二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語錄曰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須教事事要是當始得若既不以殀壽動其心一向亂做又不可○輔氏曰天賦命於人有長有短雖若可疑是亦理也何疑之有知天之至則更無商量不用計較以道脩身敬俟其死而已脩身以俟死便是事天以終身也

立命

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輔氏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與性其實一也事天全其理也立命全其身也曾子臨終而啓手足曰吾知免夫兩全其極也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語錄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蔡氏曰曰心曰性曰天一理而已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先言心後言天是遡流以窮其源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先言天後言心是推源

以及其流初無異旨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語錄

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着事物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許多道且如君臣父子之道有那君臣父子方見這箇道理○又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所謂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是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自然中包得許多物事○又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又曰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只便

是那太虛將氣化雜了說雖雜氣化實不雜乎太虛然亦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去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問氣化何以謂之道曰天地間無有一物不由其道者。問合虛與氣何以有性曰此語詳看亦得其意然亦有未盡處言虛即是性氣即是人以氣虛明則性寓於中故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雖說略盡而終有二意問如此則莫是性離於道邪曰非此之謂到這處則有是名在人如何看然豈有性離於道之理。又曰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是之謂性。又曰虛只是說理合虛與氣所以有人。問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亦有未瑩處有心則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又曰太虛而下四句極精密。陳氏

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慿蒼蒼茫茫實何有形質但張子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是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慿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又曰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之名。愚謂集註並舉程子張子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析得異處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 愚謂盡心

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

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輔氏曰聖學工夫知與行兩下都要到盡心知性而知天則是知之事也存心養性以事天則是行之事也不知其理而履其事則是冥行妄作而已然徒知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甚則必至於妄想空虛只務上達不務下學卒歸於異端而已

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輔氏曰智所以知仁所以守知有不盡則不知仁之為仁雖欲為之不陷於姑息則流於兼愛故以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又所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必將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以至流蕩忘反與法度背馳而

不足以為智矣○又曰須是如集註所謂造其理履其事仁智兩極其至日用行事之間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直到聖人大而化之之地位方無退轉不然則窮格之功不至而所見日以昏蝕踐履之功不力而所得日以怠廢知而不盡守之或渝則終必為異端曲學之所惑矣學者豈可不自警哉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 語錄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如順其道而死者是正命桎梏死者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作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問此命是指氣言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

命之壽殀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殀伯牛之疾是也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語錄曰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亦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如此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相似也○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氷非禮勿動擇地而行者無他焉知命而已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語錄曰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所對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

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語錄曰問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此章與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

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輔氏曰上章止言壽殀而已故集註於此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脩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或問三章之説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為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為我之所當為而不問彼之所制也

○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輔氏曰四句正説着此章意故集註取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業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或問四章之說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輔氏曰理之本然即所謂性也理之本然一而已然於應事接物之際則其分限品則各自不同故極其大者言之則如君臣父子總其小者言之則如事物之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而不具於性分之內蓋雖有萬之不同然其理之本然則一而已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

大於是輔氏曰此言盡性之事也夫萬物之理雖備於我然反身不誠則我自我理自理事物之來千頭萬緒而皆無以應之但有紛擾疑懼而已豈能樂乎須是見得到信得及反之於身而實有是理為君而實有仁為臣而實有敬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隨事而處皆如吾之好好色惡惡臭真實如此而無毫髮之或慊則在我不待勉強而自然無不利矣其為樂孰有大於誠者乎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語錄曰恕便是推己

及物恕若不是推已及物別又是箇什麼然這箇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須便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已及人便須強勉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闕處○又曰如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些私意難除纔有些私意隔着了便只是見許多般○輔氏曰此言學者求仁之事也反身而誠則人與仁合矣然其未誠者非有他也私意隔之與理為二而未純乎一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其心公平得夫天理而仁之道不遠矣夫盡性莫先於誠身誠身莫要於求仁求仁莫切於強恕其階級分明其工夫有序學者由是而進焉則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其與坐談高妙馳志空虛而卒無所依據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

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輔氏曰章指之說簡切明盡所以直指聖賢盡心之實開示學者求仁之方其功大矣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輔氏曰著有明意故以為知之明察有密意故以為識之精蓋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語錄曰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

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輔氏曰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其所當然必有理也理則是其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但凡人不知此理故方行之時倒行逆施而不能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鹵莽滅裂而猶不識其理之所以然然雖不著不察而道實未嘗相離所以終其身由乎道之中而不知夫道之實體者比比皆是此大學之道所以以格物致知為先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幾也故人不可以無恥又就無

恥而言人若能以己之無恥為恥則可以終其身無恥辱之累也然則人豈可以無恥哉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輔氏曰恥乃人之羞惡之心性之義也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以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必至入於禽獸其所繫豈不大哉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輔氏曰陷溺其心於

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矣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輔氏曰前說指機變之人言之後說則泛言人不可以無恥之意前一說痛切後一說較緩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輔氏曰程子是用第二說然恥其不能而為之則無不能矣恥

其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世之人往往不能强於為善故吝於改過甚至於護疾而忌醫者多矣故程子因以是警之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勢雖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以勢而驕夫士士以勢而徇乎君

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以有為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唯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輕重欣慼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也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尊其德則有以自重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樂其義則有以自安夫人爵之榮外物之誘豈勉强矯揉之所能免哉必在我者有所得而自重有所守而自安而後能之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輔氏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乃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乃士得已之實又極其用而言之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

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知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材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此皆中人以下之資所謂凡民者是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不然則為惡矣若夫才知過人之士則天理易明物欲難蔽故雖不待上之人有以教之而自能感

發而興起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輔氏曰尹氏説甚善人而以區區富貴為事者皆凡庸之人吝驕封閉不足與有為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又曰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咈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

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皡皡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作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輔氏曰楊氏說即程子意也但楊氏說得明切程子說得渾全耳霸者亟民之從規模狹窄故必至如此時下雖得其民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豐氏名稷四明人○輔氏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此句所包甚濶凡帝王之政教皆是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文集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化之所被皆謂經歷也。語錄曰不獨是所居久處只曾經涉處便皆化。又曰如舜耕歷山陶河濱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也語錄曰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又曰存是自家主意處便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

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並行同運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輔氏曰德以其得於己者而言業以其見於事者而言聖人之德業兩極其盛故能與天地之化同運而並行也舉一世而甄陶之蓋言其功用之大成就之廣不可以一事一物而言也豈若霸者之所為但隨事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乎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人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之聞大王之為仁人伯夷太公之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仁聲仁聞非聖人之仁博厚悠遠自然昭明則不能有也故其感於人也亦深非止言語聲色之化而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輔氏曰本然之善謂其善不知其所由來自然而然如所謂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故程子以為皆無所由乃得於天不係於人其論切矣○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

而後能慮而後知哉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輔氏曰親親敬長雖若出於一人之私然其所謂仁所謂義所以建立人極綱紀人道以至於不可勝用者不過即是心而達之於天下耳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葢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輔氏曰聖人渾是一團義理感非自外應非自中故能至速而無不通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

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語錄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所不當欲者便要從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輔氏曰凡人有所不為有所不欲者心為之宰而禮義有以制之也若夫為所不為欲所不欲則心不在焉而無禮義以制之耳雖然心非在外也放而不知求則若不在焉耳能反是心則是擴充其羞惡之心者將見其義至於不可勝用矣○又曰上言不能以禮義制之而後又獨言羞惡與義者所不可為所不可欲者謂非禮也至於不為其所不可為不欲其所不可欲則是羞惡之心義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疢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乃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輔氏曰孤臣孽子皆宜不得於君親者則是所謂常有乎疢疾災患者也㨿心危慮患深故能動心忍性而不至於昏愚達夫事理

之當然而有所謂德慧術知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 輔氏曰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 逢迎以為悅 輔氏曰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輔氏曰此則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輔氏曰天之生民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也是指伊尹太公未出之時而言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輔氏曰是指伊尹太公已出之時言也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輔氏曰若使當時不遇湯與文王則二子寧沒身不見知而不悔樂天知命也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輔氏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輔氏曰張子之說深得伊呂之心事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上而君下而民無不化也乾之九二可以當之矣蓋大人一出而天下莫不文明是聖人之事也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悦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輔氏曰孟子言此所以品節人臣之品有此四等諛佞之臣則是徇私而忘理者也固不足道矣安社稷者則行理以盡忠者也然猶是一國之士而已所謂

一國之士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天下也春秋之賢大夫是矣至於天民則如伊呂之徒非止一國之士也可以大用而不可以小知者也然猶微有意焉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者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故曰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任止久速無可無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語錄曰此說極有味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

何哉輔氏曰此樂與有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大焉故以為聖人之所願欲者莫大乎是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輔氏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皆天所與非人所為故曰係於天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須是有那明睿之人相從故已得以施其教若無其人則無所施矣故曰係於人至於仰不愧俯不怍則在我自致之而已故學者不可不以是自勉也又況自己不能不愧不怍則雖有父母兄弟而亦不能有其樂雖有明睿之才而亦何以為教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輔氏曰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則得以推吾之仁故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則其道大行而地無遠近之限定四海之民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而民無衆寡之分是又得以遂吾之仁故君子樂之要之兩事皆只是仁但有廣狹之辨故所欲者未足以為樂至於樂則所謂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得於天則是指性而言也所欲所樂固亦非性外之事但於吾所受之全體則有何增損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輔氏曰事雖有窮達而性之全體何嘗有一毫之加損分定蓋言性之全體固自有一定之分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緼也輔氏曰此所以為聖賢之樂也若於此不發其緼則性只是一懸空之物都無實體即與釋老之見無異矣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文集曰四端根於心便見得着在人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劃斷了那根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文集曰其發見於容色者自有睟然清和潤澤之貌見之於面盎然豐厚盈溢之意見之於背以至施於四體而形於動作威儀之間如此四體雖不待吾言而自曉吾意如手容不待告語而自然恭足容不待告語而自然重蓋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

言而無不順也語錄曰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很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宇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也盍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輔氏曰五畝之宅而下梁惠王上篇已言之矣今又言之者故集註以為此是文王之政也觀五雞二彘之事則文王之政亦可謂周悉矣若無此說則人往往將文王之養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

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産則無常心矣輔氏曰尹氏之說當矣觀此則人心本仁可知已其或有不仁者陷溺其本心焉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輔氏曰孟子因孔子東山蓋魯之言以明聖道之大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輔氏曰以行而言也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輔氏曰以知而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入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衆也○永嘉陳氏曰仁不可為衆言仁者難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猶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愚案大波為瀾小波為湍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愚謂明者虛瑩昭徹之本體光者即此明之發揮著見於外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

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輔氏曰以比聖人之道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然程子以此為言道之無窮而集註獨以為言其有本者蓋有本而後能無窮故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語錄曰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是真箇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輔氏曰即程子所謂譬如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輔氏曰如曰有諸已

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輔氏曰是勤勉不已之意舜之為善與跖之為利皆云孳孳者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輔氏曰程子之說精切使學者知致謹於毫釐之間○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輔氏曰楊氏說尤為

有益此大學所以始於致知而中庸所以先於明善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語錄曰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着如有箇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卻似無家舍雖有千金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輔氏曰此又教學者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

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是也語錄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鍊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説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

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

語録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不分明依舊不是○輔氏曰楊氏資質於理略偏於剛毅墨子資質於理略偏於寬厚只原講學不明不知至理之所在克治不力而各流於其所偏淪胥不已遂至於各極其偏一則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僅足於為我一則欲摩頂至踵以利天下而遂至於兼愛至於子莫則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然無所師承穿鑿杜撰而度於為我兼愛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則其意固善而於道則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二者一定之中而執之

不能如稱錘然因事物之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

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輔氏曰程子第一說言中為難識須是默識心通故能隨物應變以取中第二說又言中為難執須先識得則事事物物天然有箇中在上面不假人力安排才涉安排計較則便不中矣葢義理精微豈人力之粗淺所能與哉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輔氏曰仁義所以立人之道並行而不悖為我者只知有我而不知有人故役於私而遂至於害仁兼愛者只知有人而不知有我故迷於愛而遂至於害義執二者之間一定之中則不能隨時逐事以取中故兩失其仁義而害於時中是皆舉一而廢百也百只是言其多耳○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輔氏曰此兩句已盡一章之旨

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

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户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顔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語錄曰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顔子似為我而非為我○輔氏曰楊氏以禹稷顔回之事發明中之所貴乎權之義甚為明白使禹稷顔回不能易地皆然便是無權無權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輔氏曰飲食有美惡之正味口腹固能辨之然常人一為飢渴所害則不暇擇其美惡而皆以為甘美故失其正味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人心固能辨之然常人一為貧賤所害則不暇擇其當得不當得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輔氏曰人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

憂其不及人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輔氏曰如此則與界分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柳

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

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

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

闡幽之意也輔氏曰程子論孔子於夷齊之清却言其不念舊惡以為微顯闡幽之意故集

註亦以孟子此說為發明柳下惠之和而不流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爲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侍講名希哲河南人○輔氏曰君子所爲凡百皆要極其至而底於成常人之情則往往鋭始怠終得少爲足故中道而畫半塗而廢者多矣如此則皆爲自棄其前功也故孟子發此說以警切之呂氏推說廣矣若夫爲人而未得爲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爲未及夫泉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

語錄曰性之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又曰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只是其初資稟有些子不相似耳○輔氏曰堯舜生而知之者也故其氣質清明天性昭著自然渾全何待脩習湯武學而知之者也故脩身體道以復其本然之性

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輔氏曰五霸之事皆矯竊詐偽者之所為與聖人用處天地懸隔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輔氏曰凡假之者無不然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益嘆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輔氏曰此說雖通然却說得來慢了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輔氏曰與道一者無氣禀之蔽也履之者以身履踐之而至也及其成功一者皆真切為之故有成而氣禀不足以為之間也若但假而已則已是作偽其意思都別了是以功烈如是之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豪之私者也

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謂合天下之心以為心而在我無一豪適莫之私意也然此豈一朝夕勉强而能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汚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輔氏曰仁體也義用也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得時得位則舉而措之耳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

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徇名而强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不察其大

月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語錄曰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葢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輔氏曰集註謂桃應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極非以為真有此事者既已得桃應問之之意而又發明孟子所以告之之説以為是皆聖賢之心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者可謂兩盡其旨矣學者能致察乎此而有得於心則天下萬事雖紛紜轇轕沓至吾前亦將如水到渠成時至物熟皆不待計較不待安排而舉無難處者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

下者唯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騖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語錄曰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是耳目鼻口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理○愚謂耳目形也視而明聽而聰者理也形色色也或莊或偷或有不可犯者理也理即性性即理

踐如踐言之踐文集曰踐猶踐言踐約之踐非謂也踐行所具之理也○語錄曰踐非踐履之謂葢言聖人所為便踏着這箇形色之性耳葢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

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禀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豪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焉云若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也○文集曰性即理之謂也然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

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又曰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葢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文集

曰充字極分明。輔氏曰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物受天地之偏氣以生故物則有能有不能人則無不能也既是為人則須盡得人之理方稱人之名不然則與物無異矣然人得天地之正氣故得天地之全理然其氣禀亦有清濁昏明之異如衆人則雖有之而不知有賢人則雖形而未盡能充其形而全其理者唯聖人而已。永嘉陳氏曰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

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 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輔氏曰楊氏即程子意各盡其則又說得周遍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

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葢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案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

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輔氏曰如時雨化之者品之高者也成德達財者品之次者也答問者品之下者也相去之遠近先後則言私淑艾者爾蓋有雖同時而相去或遠或近者又有或先或後而不同時者故近與先者則得以親承其教遠與後者則有不能及門而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語錄曰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

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語錄曰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錄曰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才通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才是明敏者

有荅問者

就所問而荅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語錄曰荅問則是費

言語○輔氏曰樊遲之麤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文集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語錄曰未書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愚謂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才而篤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文集曰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語錄曰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因上文彀率

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

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

而見於前矣語錄曰須知得引箇甚麽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麽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人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蕩在面前

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輔氏曰引謂但授之以學之之法不發謂不告以得之之妙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輔氏曰過乎中則苟難而不可及不及乎中則又苟易者之所便也唯中道而立是以無難無易能者從之則又學者所當自勉也中道而立成己之事能者從之又所以成物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輔氏曰道有定體率性而已教有成法修道而已唯其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者不可抗而隆禮卑法地是也高者不可貶而下知崇效天是也不因有言而可以益其顯不因無說而可以晦其藏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而已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

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愚謂道不可離也雖時有

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輔氏曰此正如莊子所謂盜亦有道者言是亦道耳但只是妾婦之道妾婦以順悦為道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更平

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輔氏曰更乃滕君之弟則知其挾貴矣而肯來學於孟子則知其挾賢矣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荅也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輔氏曰誠則一二則不誠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鋭者其退速

進鋭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

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則而可繼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

己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汩於私慾安處善樂循理凡形於愛物仁民親親之際一皆與聖賢之說自然脗合而無差然後是聖學工夫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仁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輔氏曰尹氏說尤要切一本故無偽而有差等若無差等則是偽而二本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語錄曰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

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輔氏曰此是言仁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輔氏曰此是言知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輔氏曰豐氏是講筵之說故推言之如此然孟子之意亦

是如此

孟子纂疏卷十三

孟子纂疏卷十四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鬭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内

及外不仁之禍由疎逮親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内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疎逮親者徇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横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人民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

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輔氏曰如血流

漂杵一語雖是商人之自殺然畢竟過乎實武王伐紂遇此等事亦必自處置豈肯使之殺人至於如此之多此而不辯竊恐後世惑之以為聖人在上亦或有時殺人如此則將長其不仁之心其為害大矣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愚案風俗通云車有兩輪故一車謂之一兩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

輔氏曰巧謂熟後自得之妙

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

愚謂畫衣者畫黼黻絺繡

之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語錄曰趙氏以果為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也分定謂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其心湛然而無所厭羨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是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已是不以已隨物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輔氏曰間字說分明　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其感發於人尤切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征稅出入為利也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輔氏曰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世流於末者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故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輔氏曰德貴積蓄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自以為足而欲以游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惟患乎積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

德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

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眞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而不虞之地也○語録曰能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眞箇能讓之人本非眞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羮必見於色○又曰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故觀人之法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國以賢而立無仁賢則其國虛矣有之而不能信任之則與無同尹氏謂三者以仁賢為本者當矣禮義由賢者出政事以得人為本故無仁賢則處之皆不得其當禮義則以非禮為禮非義為義政事之施則先後無序寬猛失宜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愚謂社所以祭五土之神

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壝者累土以為高也不屋而壇社壇在東稷壇在西

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啟後世簒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啟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語録曰非謂易其人而祀之亦年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而反視其民如草芥而不之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併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而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至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寛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語録曰此仁字不是别物即是這人底道理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或問此章之說曰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為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

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案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或問外國別本，二十字信乎曰不可知也姑記之以俟知者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故孟子特原其事以為蓋緣君臣俱惡無所與交之故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輔氏曰理雖訓賴而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衆口所訕不見理於衆口是無所賴於衆口也今案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案此則憎當從土

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

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

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

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

雖不能殄絶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語録曰問衛邶柏舟之詩何與孔子而孟子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慍于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緜詩肆不殄厥慍之語註謂説文王以詩考之上文方説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闕文○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輔氏曰尹氏深得此章之旨孔子文王之心亦如是而已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昬昬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輔氏曰以已昭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已也以已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之矣況他人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

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日用之間才有所感其端固未嘗不發見也此正猶山中之小徑人能由之則倐然之間遂可以成路亦如人於善端發處體察而力行之則亦可以成德若或少頃之間不能由之則茅草生而塞之矣亦如善端開發若或不能體察而力充之則内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孟子言此蓋以見學者於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 蠡音禮

豐氏曰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愚案考工記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鍾之紐也其形如環環則有盤旋之義縣鍾則假物以為之附著鍾偃於此若盤旋然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鍾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絶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

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顧豈徇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快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

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語録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乃合理與氣而言○輔氏曰程子不謂性之説固已盡之其曰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便是解不謂性一句也愚案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語録曰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説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輔氏曰若謂貧賤故五者不能如其所願則只説得一邊如武帝之千門萬户却

是不知限節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語錄曰凡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皆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反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

而所造有淺深不同文王之囚羑里夫子之不得位此是合下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又曰以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為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由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為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

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語録曰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然蔽於此遂不識夫子此當作兩般看

愚案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

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語録曰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逄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賔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是皆所謂命也○陳氏曰是就禀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或問所謂性命者何不同曰性者人

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後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也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為貧賤愚不肖者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語録曰此章只要遏人慾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説性處却曰有命人説命處却曰有性○永嘉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孟子於常

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所嗜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大要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言知命盡性之學所以異乎常人之言也歟

張子所謂善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語錄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或問此一節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語錄曰可欲是

說這人可愛也。又曰只是渾全一箇好人都可愛可欲更無些憎嫌處。又曰人之所同愛而目為好人者謂之善人。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已之欲如書所謂敬修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别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已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不同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或問此一節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美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為然而果然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脱然有以眞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眞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輔氏曰善固多端故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

勉彊假托之意也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或問此一節曰信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可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者也○語録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輔氏曰有諸已則已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履踐方得故云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積成實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

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或問此一節曰美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或問此一節曰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惟無假於勉彊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或問此一節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歠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語錄曰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能有諸已故有從子敖之失○輔氏曰意者樂

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從子敖之事當如惡惡臭而自不嚮邇也

張子曰顔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顔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輔氏曰張子并顔子言之以見學之不可已如此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有諸已有諸已則住不得自然趨將去故美且

大可以循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輔氏曰尹氏上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神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輔氏曰兼愛固仁之事若泛然而無差等則反至於徇外為我固義之事若徒知有

已而不知有人則遂至於太簡徇外則不能若其情故有所彊有所彊故不情太簡則略於外故猶近實近實則反正為易矣自其外而觀之則兼愛若勝於為我自其心而觀之則兼愛之失為甚而為我之失猶近也

歸斯受之者閔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

人知彼説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輔氏曰集註發明聖賢待異端之道以拒之甚嚴為義之盡以待之甚恕為仁之至其亦異乎楊墨之所謂仁義者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輔氏曰此乃孟子言之以

譬夫取民無度者今兩稅三限之法其意亦如此而有司乃有預借之名重催之弊其其不仁甚矣○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永嘉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歷十四年應完賦斂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旨矣

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語録曰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故曰小道本於性而無方故曰大况曰小才則又才之小者也夫道者義理之緫名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徐氏曰

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

子之言猶信也輔氏曰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駸駸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扶予而以為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為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惟以為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譏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屨者矣苟以是心至

斯受之者與人為善之公心也至於孺悲之欲見則辭以疾滕更之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於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輔氏曰此一節言凡人皆有所不忍有所不為夫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

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梏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眞氏曰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

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也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為也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

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語録曰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輔氏曰此一節事愈微而理愈密夫人不肯受爾汝之稱其事雖微然皆是其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則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唯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不以事之微而不察不以迹之粗而姑自恕亦必推所不受以達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

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語録曰問探取猶言探試之探否曰是鈎致之意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語録曰如本不必説自家却强説幾句要去動人悦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説却不説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問正使當言而言苟有悦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

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

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足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

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輔氏曰守約而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輔氏曰此言生而知之者也氣稟清明故其所得之天理無所汙壞既無所汙壞則自然不假修為此乃聖人之極致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輔氏曰此謂學而知之者也其初氣稟不能無所偏故其所得之天理亦不能無遮蔽處必賴人力修為克治去其偏而復其全及其全也則亦與聖人無異矣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

及其成功則一也語錄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輔氏曰前說是明生知學知合下有此不同呂氏則又自其生知學知之後有意無意安行利行處說耳復性則是反之者也堯舜不失其性則是生而知之者湯武善反其性則是學而知之者初雖不同及其至於聖則無不同矣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彊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觀

鄉黨所載孔子之事則可以當之矣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輔氏曰三者又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正此意也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者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為子而孝為父而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是則所謂俟命者也雖未至於聖人自然而不為惡也但知所謂行吾之法以俟天之命而已此反之之事正與董子之論合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輔氏曰聞道故能行法行吾之法則雖夕死可矣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語録曰為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藴剛彊者有懐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矣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榱題音提 榱楚危反 般音盤 樂音洛 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輔氏曰在我者皆古之制以理為守也在彼之所恃者不過區區之物欲耳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輔氏曰口鼻耳目四支之欲即前面不謂性章所言要之人之欲亦不過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即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無然須是以道心為主有以宰制節約之方得不然即轉而他之則氣勢周張浩大而反勝夫道心此學者所當深戒

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細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克治若待其周張則用力又難矣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語録曰只是北邊小棗如羊矢大者

曾子以父嗜之父没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

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輔氏曰此

語雖與論語異然以曾晳言志之事觀之則此語尤切於三子之撰則志大而略於事可知直欲蹴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然論語狂簡二字又却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

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_{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輔氏曰不惟論語可據此蓋孟子答萬章之問固當引孔子之言以告之而後方自言以釋之也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輔氏曰琴張止有莊子所載一事故朱子以為其他言行雖未必盡然必有近似者若曾晳二事則盡備狂者之態至於牧皮則固無所考而不可知矣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輔氏曰曾晳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之於事為而直欲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者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

舜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獧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獧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凡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獧也然必先知而後能行故獧又為狂之次

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輔氏曰其所志

大則是其所知之大也故可與進於道守之固則行之力故不至於失其身

屑潔也輔氏曰不屑不潔即前所謂知恥自好而不為不善之人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

無所據又善字所包廣既曰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愿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愿則亦未為真愿者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而遂斥以為德之賊深惡而痛絕之是亦聖人性情之正也

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悦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語録曰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説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

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非笑之其實所向則是闇然媚於世而已○輔氏曰闇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㢘潔而似㢘潔

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為謹愿故欲非之則無可非欲刺之則無可刺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雖彊勉為忠信㢘潔而其心則實不然不過欲徇俗諧世而已惟其如是故衆皆悦之自以為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眞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輔氏曰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是而非之意則一也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辨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則有不然者故以為害義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者故以為害信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陳氏曰經是日用常行之理

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輔氏曰此辨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

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輔氏曰若非前面人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無有見而知之則令恐不能聞而知之耳愚案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

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輔氏曰孟子雖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使萬世之下學者即夫在已之不可泯滅者以求夫聖賢之言則道統可得而傳其仁天下後世深且遠矣○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

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

情也哉輔氏曰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

孟子纂疏卷十四